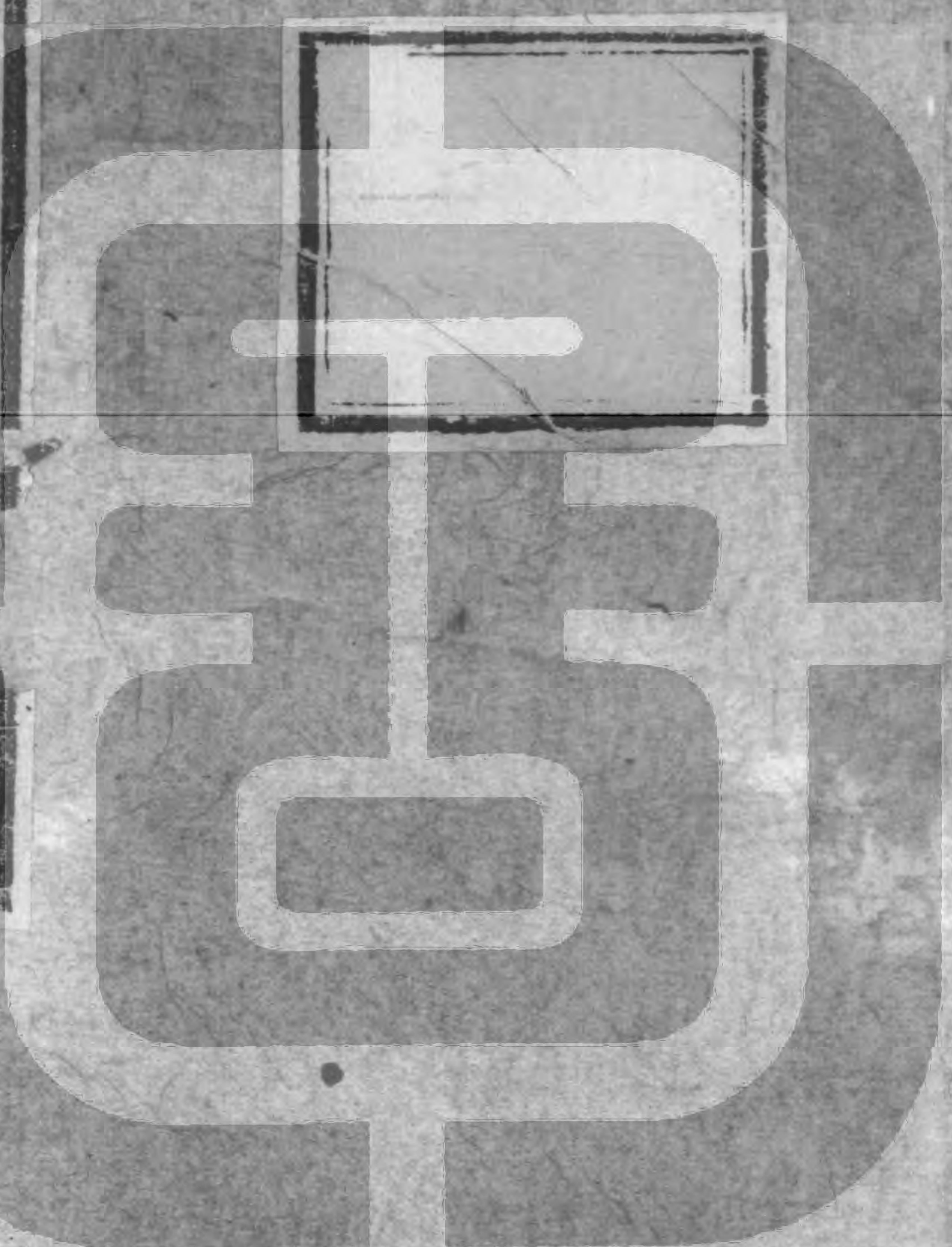


6244  
:28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五十九

之六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九

治道

宋寧宗時知澧州曹彥約上奏曰。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詔書求言於搢紳之彥芻蕘之微。以為厥今百度未釐。三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揚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官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臣讀至此。未嘗不聳動太息。識陛下望治之切也。竊惟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五年。內無宮室苑囿之美。外無弋獵狗馬之好。以此為治。宜將上咸五帝。下登三王。然而姦臣所以怙勢。公論所以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致使更化再踰於月。律求言罕見於奏封。有如詔書所云者。則為治之道。豈固有所扞格而不可至哉。祖宗設求言之法。其於人主之一身審矣。臺諫之職。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從之有已見。則論思

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無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間。兩制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暇日之進故事。莫不啓沃帝心。助成聖學。下至於主兵官之有倚仗子。樞屬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朝辭。草茅常布之有封章。亦皆互相發明。無有壅蔽。朝思夕惟。可因否革。典二三大臣謀謨而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真機。著見於下者。謂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陛下在潛邸時。尊儒重道。講論經理。無有厭敷。龍飛之初。每欲延見舊學。咨詢治道。收召名儒。虛懷聽納。當此之時。天下仰望。謂高宗孝宗之治。指日可見。自慶元改元之後。當宁恭默。大臣奏事。不聞有所折衷。小臣奏事。不聞有所訓飭。士大夫絕念。謂陛下無意於政矣。今者大明公道。詔求直言。治病於已病之後。改過於悔過之時。是宜明哲天臨。姦臺既誦。然而外郡章奏累月不下。軍機急速。踰月不行。省部之事。未免

稽留。朝堂之務。失於叢脞。內而京局。外而州縣。奉行不度。絕意治功。置郵傳命。稽違程式。無前日專權之患。而有上下不任責之憂。此則勉強之道未行。而眩眩之藥未進也。木本無蠹。根不茂則蠹有時而生。人本無疾。氣不盛則疾有時而作。人主於剛健之時。明君人之道。審為政之理。則姦邪無自而執柄。這習無自而用事。惟夫執時愒日。不以稼穡艱難為憂。居安忘危。不以祖宗積累為念。則賢人君子必皆遂其難進之心。憚人佞夫。復有以堅其患失之意。利害莫從而上達。福威因得以下移。百度未釐。常必有此。今不開公正之門。鑿偏信之弊。而獨拘拘譎譎。守常執固。以簿書為實政。以歲月為無用。此何時也。而固為是不切之政耶。陛下閱百度之未釐。則必以持守為難。以逸豫為戒。大臣造膝。必與之反覆詳盡。群下進見。必為之謙虛。接納。至於軍國庶政。亦以委任責成。算計見効。正不在於德涕而吹蓋。

也。臣聞兵所以撥亂亦所以起亂。因亂而撥之者其兵直。無亂而起之者其兵曲。古人之用兵一皆為民而已。彼其困於鋒鏑之慘弊於轉餉之勞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聞撥亂之聲則必欣欣喜色而相告。此簞食壺漿之禮所以至。而莫為後我之言所以發也。若其耕田鑿井以為樂。仰事俯育以為安。身不履行陣。老不見兵革。聞起亂之聲則必疾首蹙頰而相告。此豈言語之所能詔告。而刑罰之所能驅迫哉。是故聖王重兵。生民厭兵。老師宿儒不敢談兵。武夫悍將不敢佳兵。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此而已。彼首兵議者何所見而為之耶。謂國論已定歟。則朝行而夕改矣。謂國勢已振歟。則兵冗而將驕矣。謂國用已備歟。則帑無十年之財。廩無一年之蓄。謂敵人已弱歟。則起兵百萬而空虛之證不見。開邊三年而中原之豪傑未歸。兵已連而不解。和已議而難成。遂致貽憂君父。流毒百姓。三

邊之未靖。將何術之可救也。疾痛未深。可以導引轉。禍患未成。可以言語感。今起兵釁而失地利。求和議而竭國力。誅首謀不足以厭其心。頻遣使不足以得其意。事勢急矣。非可以常說解也。主國是者貴持重。決大議者尚操略。夫使恃強則欲戰。畏弱則請盟。寒氣至而厲甲兵。煖氣効而弛邊備。則庸人妄夫皆足以有為。何貴乎豪傑之士。應酬萬變而不窮也。虜雖禽獸。而兵機變詐。乃其素講。非如中國之人。習熟禮義。遇有緩急。取兵事而徐議之耳。彼其大舉於丙寅。以威聲脅我。疲弊於丁卯。以和議欺我。察其情實。豈不以歲幣為利。惟其所問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直以無道行之。若又處之不得其宜。行之不得其道。必將違其本心。縱蛇豕之欲而未已也。夫語殺人者。未必殺人。以其謀之淺也。然而人或不畏。則怒而殺人。畏之已甚。則逞而殺人。殺不殺在彼。備不備在我。實利實害。不繫乎畏不畏。

也。勿謂求之太過，可以得其心。拒之太峻，無以制其命。彼誠欲求，非可以盟誓沮。彼誠不來，非可以言語化。其和也，則不來為正兵；來為奇兵，其不和也，反是。此靖康之和，立變於頃刻之間。紹興之和，反覆於數年之後。事有商鑒，不可泯沒。則兵之用否，不在於急和明矣。陛下念三邊之未靖，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內為不必和之實，外不沒可和之名。使之不測事端，君臣相怨，假以數月，便見真偽。設復大舉，則其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此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辛巳之勝，可復見於今日也。人才之未盡，非搜揚之所能得也。昔者堯舜繼軌，元愷至湯武革命，伊呂耦有如是之時，則必有如是之用。不借於異代久矣。以賢馭能，則人才衆；以能馭賢，則人才寡。非衆寡有時，而不同。亦進退有時，而消長也。是故中才滿天下，真才不百一。苟其有所抱負，思欲自効於一世，則其居易以俟時，藏器而後動，上之人不思

有以縱吏之喜材術，而鄙禮義，重奔競而輕恬退，則識時之士必有相携持而去者矣。禮不重，無以致純儒；爵不吝，無以慰志士。忠佞並進，則忠者退，賢不肖混淆，則賢者羞。此當饋所以無益於興嗟，而臨朝者有時而嘆息也。十五年來，士大夫之心術壞矣。上焉者不愛其身，以言語得罪，或削籍而遠屏，或卧家而待盡。次焉者偷生仰祿，以職業自見，或諄諄於田里，或切切於簿書，是皆中人以上，有所持守，為時奮發，可以倚仗。其他則出入權門，假借聲勢，苟不至扇揚凶醜，撰造釁端，卑君而尊臣，殘下而慢上，不過貪位慕祿，趨事赴功，當大明旁燭之時，各安分守，亦足以滿按使命。未至甚害，惟是廉耻道喪，風俗不美。謁見者以伺候為常，致書者以畫一為重。隔越初任，便求堂除鄙薄，外庸躡進朝路，致使蒞職者無著効，居官者無固志。以州縣為假涂，以表著為捷徑，苟不反其道而用之，正恐廉靖之士，取介

之人。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速矣。近歲朝士補外。終更者必貴。要起廢驟進者多。選人入朝。不數年可以除節。京官外任。率十年不可以得郡。矧今邊陲多事。士大夫宣力。暴露之賞。不可以望解帶解閭之厚。杆槩之秋。不可以比摧務茶場之多。正當比量重輕。斟酌緩急。久任者却與內徙。再任者更與優遷。使被堅執銳者無怨辭。貪進嗜利者無俸位。則人才不乏矣。抑又有可言者。古人於一世人物。要必盡其才而用之。反覆謀議。惟恐其不熟。默觀審察。惟恐其不精。聽其言而信其行。觀所由而察所安。故能任之以事。而無不成。責之失職。而無敢怨。近日之事。則有甚不然者。宣威之臣。賦上明命。用舍利害所繫。非細。今或給以諭民。却使撫兵。始不知謀。終使任事。欲加之罪。其能無辭。將帥之臣。人命所恃。兵將相知。猶恐不濟。今乃擢為郡守。本無尺籍。分撥屯屯。驟使臨陣。欲責之効。其何能必。甚至身為執

政。不與廟謨。並列樞府。不知兵事。朝廷用人。一至於此。雖有俊傑。未免苟且歲月。以公府為傳舍。以伴食為保身。不然則有高蹈隱迹者耳。陛下念人才乏而未究搜求之術。莫若均內外之任。制遲速之法。驟用恬退。屏斥僥倖。至於廊下之任。閭外之寄。事大體重。不輕所予。則人才皆至矣。人君以天為心。以民為體。斬殺不時。不可以為孝。言動非禮。不可以為仁。中興惠養。食九十年。無愛南北。豈不知大讎未報。正統未明。為民受屈。循至今日。自兵興以來。百姓之失業者。可勝計也。曩時農去。今應募而荷戈矣。曩時壯丁。今死戰而暴骨矣。大江以北。莽為戰場。淮襄閩外。半為丘區。人煙稀少。十無一二。而未斗踴貴。其直數千。秋熟尚遠。人情可慮。兵之害民。如此其酷也。邊民喜亂。失其良心。或假託忠義。肆為盜賊。或結集鄉閭。侵擾對境。居南界者。以北界為犬豕。居北界者。視南界為仇讎。剽及牛馬。掠及婦女。連臣坐

視不敢孰何。要功生事者。又欲作戰勝。申奏僥倖。推賞引惹。違濶屠戮平民。無大軍可以迎敵。無城廓可以禦侮。展轉退保。莫有限齊。江北之民。何所告訴。東擔維舟。日謀竄逸。廢生生之具。失耕耨之業。加之調發不常。和羅方急。已去者流為盜賊。未去者苦於飛輓。如此不已。亦恐召累稔禍。不特夷虜之可畏也。既不能兼愛南北。又無以感動中原。復古本意。相去愈遠。古人征討叛虐。兵不血刃。奪城邑。而不改塵。所謂師出以律。否臧亦凶。而况和戰者。朝廷之微權。整暇者。邊臣之守職。無事則繫弓卧矢。敵人開戶。有事則整兵而相向。先鼓而後行。事至而戰。不從中御。至於和戰大議。事關國體。若使勢不容已。決意用兵。必須大啓元戎。弔民伐罪。行一不義。皆所不為。若欲復尋舊盟。充當邊鄙。不備。何至魚肉生民。有天理而違古道。使斯民至於此極也。昔者河南之民。被祖宗德澤。不忍使其子弟終於左社。父

詔兄語。朝思夕念。望恢復之期。念頃更無死。則以中國之仁厚。有以勝其慘刻。中國之禮義。有以別其禽獸也。是以臨邊而語。則自謂漢民交鋒而戰。則常至倒戈。每賊有長驅之心。則未嘗無後顧之患。若使結怨境上。不能息肩。中原遺黎。自為勍敵。對境之間。岌岌乎不可以朝夕矣。是故不安江北。不足以服河南。不服河南。不足以制強虜。陛下念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則必明詔大臣。講求邊政。博詢群臣。選求邊吏。以版築儲峙為急務。以誅亂禁暴為初政。屯大軍以防姦民。明黜陟以戢姦吏。則民力少蘇矣。百度之未釐。三邊之未靖。人才之所以乏。民力之所以困。臣固略言之矣。至於所謂箴規。主秀指摘。官邪。臣雖不才。親達求言之主。豈敢無說以處此也。求言者。治之形也。用言者。治之脉也。漢光武建武詔書。第五倫知其聖主。唐德宗奉天詔書。潘青軍士為之泣下。言語感人。其效如此。本朝徽宗欽宗

用之宜足以收召和氣而諄復昭回。曾不及事。然後知宿疇積弊。振盤節錯。利刃斂手。猶恐不及。是必審造命者如救頭。去害政者如決癰。坐便殿如受圖書。對群臣如遇大敵。此心所存。對越上帝。及其見於行事。特其緒餘。捕於詔告。特其發見。有雍容和緩之意。無匆遽決迫之謀。如日用飲食。不改常度。如深居簡出。不格外侮。此古之聖賢所以於穆而不已。獨立而不懼也。臣在遠方。不識事宜。但聞攬權之初。威聲震赫。朝廷不及知禁。近不得與。竄殛大臣。歸過兵燹。驟賞偏將。峻及廩車。事出一時。邈無前比。然而人心未駭。士論未譁。皆謂改弦易轍。必將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既而屢遣小使。不少暇逸。屢詔集議。不立成筭。邊陲之間。易肆欺侮。朝廷之上。茫無執持。事叢於更化之前。而効未著於更化之後。發威王之憤。不足以擊魏衛。赫文王之怒。不足以遏沮莒。則是規撫未定。議論不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人徒見春事已深。羽書稍緩。苟寬目前。便謂真枕。不知水潦一去。秋風便高。和議苟成。虜情難測。設使誅求未已。干戈復尋。敗軍之將。不保其復勇。棄甲之軍。不保其不潰。糧運不保其能繼。器械不保其適用。廟堂之上。將何說以濟也。始謂權臣專制。使執政之臣不得與議。今議已興矣。比前日何如也。始謂權臣撓政。使宣威之臣不得行法。今法得行矣。比前日何如也。債帥之當易者幾處。虛籍之當汰者幾許。官吏之任責者幾人。新政之望効者幾事。長策急務。未見毫末。而簿書期會。益以弛緩。陛下有罪己之心。至使天下箴規主失。行綜核之政。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不知人主用人。一失其柄。則箴規主失。尚可逃譴。指摘官邪。其罪反大。甚而臺諫給舍。繫天下之公議。願乃朋邪結託。為執政之私人。漸不可長。至有竊天下威福而不敢問者。按本塞源。非一朝之故也。古人以議執政為美談。故政成而人



頌其德。後世以議執政為獲戾。故政弊而人指其過。祖宗盛時。成憲具在。文彥博之權方重。唐介數其罪而不疑。韓琦之勢方熾。王陶攻其短而不避。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藥石也。苟使大臣當國。皆得以言其非。則過小而易悔。事近而易復。有策免而無誅夷。有待罪而無貶斥。手足腹心之喻。復見而徵。招角招之樂作矣。浸失本意。此事未久。大臣當軸。惴惴然恐天下議已。鉗制言路。願指給舍。甚至假制誥以導私意。因批荅以報私恩。推頌功勳。極于元聖。討論典故。不由舊章。一旦聖鑒所臨。與眾共棄。然後枚數其罪。汰別其姦。人人得以肆言。事事得以詳論。三失官邪。莫甚於此。陛下誠厭習俗。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選用臺諫。必使百官雜舉。不使大臣干於其間。斷自聖裁。惟意所欲。至於講讀之官。可以非時見。內宿之官。可以夜分召。或賜坐於燕間。或前席於宣室。下民之問。詢及

芻蕘。通言之察。不間疎遠。則主失官邪。冰散霜釋矣。臣誠知陛下所謂官邪不止乎此。竊以為事勢方急。非卑官小吏之所暇問也。又況立法者在朝廷。行法者不在天下。一時之所立。萬世之所行。皆朝廷也。烏有朝廷壞法。歸罪於天下。而更立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薦舉之有請求。非薦舉之法也。請求徧天下。而謂薦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之法也。權攝徧天下。而謂官吏之法當變。誰之罪也。押綱隸州郡。而州郡不得專。廩軍屬州郡。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有詭名。舍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堂帖。是豈遠方寒士之所得為哉。今不必純法上古。求過於祖宗之時。但只如紹興乾道淳熙間。上下相維。亦足以致治。此在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不以去權臣為成功。不以和戎為得計。坐薪嘗膽。日與群臣商確。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不然。則日

復一日。月復一月。內無善政。外有強讎。坐享太平。又不得如今日也。昔趙普戒太宗曰。邪諂之輩蒙蔽聖聰。非次興兵。出于偏聽。太宗無是事也。蘇轍戒仁宗曰。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仁宗無是事也。忠直之士。自古所同。誠實愛君。不知其罪。仰惟陛下求言之切。臣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赦其僭。

監察御史謝方叔上疏曰。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近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怠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宴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美之奉。當思兩淮流孽。轉壑之可矜。聞笳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

需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

中書舍人陳傳良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其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顛顛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無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財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論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公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

知邵武軍徐範召赴行在言勿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設法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外矣

著作郎吳泳上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據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太常博士徐清叟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脉未復

條目畢舉而紀綱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關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儉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罕而進人才者是已

時新進者多逞小才害大體太學正張虛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鏗薄而弗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遷國子博士時金岳亡因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儲峙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眈眈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粟粟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策下矣

陳者卿代上殿劄子曰。臣聞天下非大弊極壞之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况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祚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曩時權姦內蝕。據我乾斷。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訐。撓我坤維。今無之。曩時寇盜起於南。爰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虜亂於北。拏結不解。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乎。昔之於虜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恐其餘息忽盡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蒐兵選將。高城深池。以為備禦策也。自治一語。今為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

未有能捨是以躋于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絡。脈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為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為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禍。賀者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亦當止於能容。或謂陛下不酌可否。驟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群臣奏對之間。擇其精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誕開公道。痛絕私謁。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翕受敷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難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

見影疑形。見業疑報。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為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謹直。愛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德。脉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夷狄蓋客。邪爾惟陛下亟圖之。

吏部尚書游似入侍。經帷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以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而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遷庶以共理。

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曰。臣不佞。昔在幸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

虜有必亡之勢者三。可為中國憂者二。今其強敵。外攻大臣。內畔戎

首。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

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也。夫女真腥穢。河洛餘

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鬻炭。臣知天意憐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廢。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

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

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於獨夫受之時。而

堂堂中原。實宗舊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

文王。上帝監觀。當必有睠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缺譽光復。立字。臣

猶以為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修。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  
虜滅。一虜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燕安江  
沔。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勢。必也君臣上下  
皆以祈天永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廷將至  
之休。臣不佞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  
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  
其指以為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  
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來。咎證荐至。二月宜煥而飛雪。沍寒其  
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  
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  
晝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結猶告愆也。有一于  
漸皆宜微懼。而况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

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薦  
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  
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  
何由盡聞。群臣邪正。何由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  
切于心。臣猶以為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藁而  
弗嚴。則愛有時而死。執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  
行。息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  
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啓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  
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  
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  
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  
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彊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

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當歲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惠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此，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論，言守闕闕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堯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法本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沐威乎？昔有唐定制，非

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博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誑謬，輒釐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此。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污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冤已甚之人，間能奔想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尚憚弗為。群情囂囂，亦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刺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軫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今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鑿，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鐸往損其戶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

之為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郵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數椿條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錢。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郵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偕於科歛。推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歛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曆于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于官也。有繳曆錢。瘠民以肥吏。夫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脫有饑饉。為慮可勝計邪。臣願陛下霽然下詔。申教有司。削非法之征格。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

析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專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通用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為法益備。急故入之臬。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誠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姿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媿。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辜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眾。幽鬱所感。淫雨為霖。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恤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虔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誦本



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受相承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莫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救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臯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眠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翫令。間或舉行。詎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未上。未盡至公。迺者朝廷蓋嘗原貲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賊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慢令之心。例遭贖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在可貸之域。又郊霽之行。今將暮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士大夫名彙丹青。間有未被滂蔭者。其間臯稔惡盈

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况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或者以為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事。信為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虜之存亡。天勢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樓。勢有相及。應禱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苟相焉。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

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強。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况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且鑒于殷。駿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

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臣聞。華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皆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華之。必有拂夫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執視天下之弊。遂巡退避而莫之革。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之人。不能保全之。勢使然耳。臣故曰。華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疆土。至景帝時。有臣晁錯始議削地。諸侯譴譁。錯曰。

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藉口。袁盎之言。一入東市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為漢任怨。且恨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乎。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吏。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官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官誥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况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募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懦不分。衆何以勸。乃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強。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惰。虛費衣糧者甚多。武勇壯健。可備緩急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

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為至今而莫之果行也。蓋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脅動以浮言。因循姑息。以至於此。不唯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漢司馬遷有言。刻木為吏議。不對。蓋疾之也。而况寔繁有徒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類。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類。易得人。思微律。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微律者。多亂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苞得。每國家講一典禮。行一慶需。莫不遇生僥覲。皆有取必于上之心。曰。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為思。不得則以為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暉有言。凡金銀幣帛。出自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畿內歲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散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免令重斂。百姓窮。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坐視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群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群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始。士大夫相顧以為必致怨謗。莫敢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毅然不顧成法。一喜至。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為法。則何弊之不革。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

治道

宋寧宗時。知安溪縣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益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躡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守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設之罪。宓為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

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醜奏囊封。有懷異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咨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害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適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義。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付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葦藪之下。乾沒巨萬。莫

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

司農卿薛極上疏曰。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灾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灾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

禮部侍郎袁燾上奏曰。臣近者伏觀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虜由。兵應者勝。予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竊

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拔擢置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考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浸弱。戎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真才則寡爾。似奮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矣。分閫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

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矣。宜遠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培植加厚。則咸安其業。駁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歛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并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克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笞之嚴。惟命是從。民財安得而不匱重。以貧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飢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腴。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於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凋弊矣。昔日驩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憲。其亦盡知之乎。閭閻疾苦。未徹於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辟於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搖。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若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於王國尤厚。所以同其

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蓋自褚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頽耗。自盜災屢變。而歲鈔之入者。遽貧。比年水旱。民無遺實。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著。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炎興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何所從出。多方督俾。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數。米麥之直。價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廢。榷酤不售。何以助經費哉。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隳。而在蕭牆之內。此其政刑之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為公

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於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為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為之。取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祿仕。法非不具。廢而不行。將此橫目之民。豈不重為民害乎。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為無勞。事平之後。廼以廉謹責之。豈漢家有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錄矣。而未有兩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賄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為臺諫風聞其罪。而罷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故而用之。亦公也。各有做官。兩不相預。復何疑於此乎。至於選鋒統制。詎北人之來歸。偽受其降。掠其實貨。而藝

以遺虜投諸死地。絕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迺太寬乎。此其政刑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疆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今我雖率道。而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乏。就食者。而飢民無不我怨。戮其慕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虜雖微弱。然能招群盜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為無謀矣。鼓率群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為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泮奭。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極樂。揖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晚罷。不以聲色貨利汨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為不亟為之。即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為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所以為

王之顯。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黨。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穩。威聲震疊。而殘虜無能為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於治國。乃所以妙於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亟圖之。

燮又奏曰。臣生稟蠢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况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為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厦也。欹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邪危邪。強邪弱邪。如其安且強也。雖方歲之夷狄。猶嚮風而慕義。今者葭爾殘虜滅亡無日。而猶敢肆其憑陵。則中國之不安不強。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則將若之



何此臣之所為夙夜慄慄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  
我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  
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為君可謂不孤矣  
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昇為中丞  
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對曰臣樸學愚忠  
託身睿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  
下似孤立也仁宗為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於斯見之可謂至忠至  
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祿養  
交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也一體相源休戚利害靡不同  
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以恢張之道痛  
心疾首莫敢皇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  
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未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

者固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  
無間親疎奇偉卓犖雖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為時用人臣  
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之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  
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擿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  
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  
以為憂京華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恠旱潦之後征科  
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偷合苟容以拂謀寵祿  
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  
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為不敢言者  
蓋言之則入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擅私  
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依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去刺  
害止於一身猶以寡助為戒必求切蹙之交况於人主宗社安危所

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為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藥期於治病而不端於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於犯顏惟真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於覆載如日月之無私於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衛之共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強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虜不稱藩面內則殄滅無餘又豈能為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

爨又奏曰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蒿谷之安何憂乎夷狄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上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謂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撓拂豈有不慮悅者哉感悅益深

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人生靈果皆樂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於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為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不為過也然數歲糶價翔踴則輸錢為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為便今槩取之已不樂矣况既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敢減落者沒入貲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價而遽繩以法已標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缺望能無怨乎罪麗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為利浦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面日增關市之征稅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渙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內民物熙熙可以為庶當知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為可憂我太宗皇帝嘗因觀燈御樓美京華人物之盛宰臣呂蒙正對曰乘輿所

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以都城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剴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集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民之所欲。如是而為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誕告萬民。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更之。官吏之敢為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久。霈以甘雨。豈不足以悅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歎息愁恨。今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下一轉移之間。爾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聖甲利兵者。將驗於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燮又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貨為本。國非民無與共守。民非食貨無以相生。是故食貴乎足。而貨貴乎通。兼斯二者而為國之本立矣。恭惟仁聖在上。天覆海涵。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食常患乎不足。貨常患於不通。是豈終不可為耶。以理揆之。自古及今。事雖甚難。未有終不可為者。存乎其人而已。荀卿有言。人主天下之利勢也。信哉。以尊臨卑。以上制下。所欲為。何事不集。雖高屋之建。鏡水不足。以喻其捷也。是之謂利。陛下既操是勢矣。何難乎足。食通貨乎。且軍兵虛籍。最為冗費。自招募增額。殿費尤廣。誠未易供。億也。然以陛下臨之。責成將帥。攷覈其實。減屯戍之卒。而復承平舊數。分所增之兵。以補諸軍闕額。則亦何所不可。昔孝宗時。大將邵宏淵。剔扶軍中姦蠹。具以實言。優詔尊賜。以厲諸將。今之將帥。有若宏淵者。陛下尊寵之。而不然者。陛下擯黜之。豈復有冗食者乎。軍費省。則民食寬矣。今粒米狼戾。無如二廣。運之歛處。厥利甚博。而海道險遠。人皆憚之。

朝廷固嘗容其附戴。許以爵秩矣。而漠然無應。或者疑心未釋歟。私  
載雖多。安知官吏之不致詰。賞典雖厚。安知異日之不衝改。所以疑  
也。此在牧守多方勸誘爾。通取者厚加之賞。過糴者重寘其罰。而兩  
淮荆襄之間。以耕墾之多。勢為守臣之殿最。其有不盡力者乎。此則  
足食之大畧也。夫楮幣之作。本借虛以權實爾。虛與實相當。可以散  
亦可以歛。是之謂權。鼓鑄之弊。日滋。本錢移於他用。監兵闕而不補。  
工程不集。散雜取贏。而又鈇銷漏泄。交相為蠹。錢安得而不荒。然鈇  
銷不難革也。往者慶元中。忽一倖黜一尉。而人心竦然。無敢犯者。今  
亦如是行之。則此弊頓革矣。漏泄不難禁也。近者江陰事。覺遠繫天  
獄。明正典刑。不許商船復通。遂除莫大之害。今於海邦。皆然。則為姦  
者戢矣。鼓鑄日增。地無遺寶。復嚴鈇銷漏泄之禁。自然錢日益多。楮  
之可售者。以錢收之。又令州縣之間。輸錢於官。與楮相平。敢違明詔

必罰無赦。二者並行。而豈復有他弊乎。此又通貨之大畧也。其他積  
弊尚多。臣愚未敢悉數。惟陛下法天行健。恢張紀綱。整齊憲度。大有  
為於天下。足食通貨。在旨麾之間爾。復何慮焉。易曰。大哉乾乎。剛健  
中正。純粹精也。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是知聖人之德。以  
剛健為首。陛下躬純粹篤實之資。而加之以剛健。日進無疆。誰能禦  
之。民生憔悴。財計蹙迫。決非偃游和緩之所能料理也。惟聖心深念  
之。

爰又上便民劄子曰。臣聞大禹之訓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又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言民為可畏。君為至危  
也。於其可畏者忽之。於其至危者安之。民離散於下。君孤立於上。而  
何以為國乎。我朝先有天下。列聖相授。一本於仁。雖兵力不至甚殫。  
財計不至甚裕。若未能大快人意。然人心固結。國祚綿遠。亦根於此。

而已。靖康之禍。中原蕩覆。可謂慘矣。未幾而高宗中興。紹復先烈。與周宣並隆。紹興之末。逆亮憑陵。運其兵威。俄而自斃。屬者權臣妄開邊隙。彼直我曲。殆難抗禦。然元惡既戮。而和好復通。遂慨以蜀附虜。不旋踵而誅滅。峒寇相挺而起。亦復次第疊平。雖朝廷有道。歲聲震疊之所致。亦由深仁厚澤。民心愛戴。而不可解。所以臻此。厥今時和歲稔。人情熙熙。長民之官。所宜乘此安業之時。拊循有加。培養益厚。始為稱職。而間有不然者。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邦本所在。日朘月削。深為國家憂之。昔唐憲宗嘗問宰相曰。子謂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是欲朕失人心也。然自古及今。寬則得衆。峻刑則失人心。仁聖在上。深達是理。亟頒明詔。俾監司郡守。務行寬大。溫乎如陽春之發育。沛乎如時雨之膏潤。納斯民於仁壽之域。豈不休哉。臣不勝懽懽。

爰又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其一曰。遵法。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於卑。亦不可以過於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為吾紀綱粗張。法度粗脩。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於卑。間有英銳之主。謂治效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乃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於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邈然。是之謂過於高矣。夫溺於卑者。固不足論。而過於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於開創之初。持守於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酌祖遺者。可以養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雖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為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若昔五代之際。

四海敍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質。首據靈  
函。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外  
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  
子文孫。會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於前。為子孫  
者。猶必世守之。况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我蓋我祖宗之御天  
下。道德仁義。以為之本。法制紀綱。以為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  
其為慮遠。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時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  
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闡諸百聖而不惑。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  
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  
之學。日就月將。固嘗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說。所以繩祖  
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  
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今宗廟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

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  
猶復願聖心加焉。且臣聞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  
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宗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  
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寬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  
之心也。而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厚於取民。其餘庶事。懼或皆然。則大  
有戾於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於此。使中外臣子。罔  
不為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尊法冠于篇  
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者無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  
乎。漢魏相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具漢興以來  
國家宜便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為由漢之治。自足  
以致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於今日者。亦奚必為過高之說哉。其  
二曰求言。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

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且自公卿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為定負也。庶人謗於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於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於是有諫鼓。有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為之法曰。臣下不正其刑墨。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鯁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內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虛心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况拂逆之。沮遏之。而使不得盡其情歟。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為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十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於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

乃蓄縮畏忌。一至于此。無他。順從則利。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霆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漫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絕。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群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添匣而藏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曠婦布衣。皂囊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為忠。至於濮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已從人。從諫弗弗。其風聲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飢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

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忠言劘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勳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實其心奮發。不能自己者。其必有在矣。夫瑰奇珍怪。產於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瑣。是謂塞聰。斯其為聽言也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繁聞過失。虛懷以改庶乎忠言罄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其三曰舉賢。臣聞人才盛衰。嘗隨其時。自古治平之世。陶冶薰蒸。異材輩出。燁然為邦家之光。有不可勝用者。其勢則然也。今天下治平之日亦久矣。公道著明。正多士雲會鱗集之時。好之非不篤。求之非不廣也。而人才終於未盛。

朝廷欲有所為。左右四顧。無足使者。豈其進退之法。猶有未備歟。以臣觀之。國家非無法也。正懼夫用法之太過爾。夫以資格用人。是法也。歲月有等。功勞有差。不躐一名。不差一級。所以示公也。進退予奪之法。未嘗不公。而經國濟時之才。常若不足。豈非用法之太過歟。蓋天下之才。長短高下。不能一律。固有碌碌無奇。不能大有所建立者。亦有超卓不群。足以辦大事立大功者。彼常人也。吾以常法待之。夫豈不可。至於非常之材。而吾惟常法之拘。彼豈能俯首帖耳。循序而進耶。以積勤為高叙。以久考為優選。資格既及。雖庸流不日。何不與資格未至。雖異才無自得之。此唐人所謂膠以格條。據資配。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人之實者也。豈足以網羅天下之俊。以乎。古之人未嘗無法也。而亦未嘗拘於法。雖有成法。以進退天下。而時於繩墨之外。不計其履歷。不問於疎賤。以收拾一時之英材。因隨變化。



無所不可測。而亦有所不可窺。奇傑之士。足以自效。而中。八可以上。下者。亦莫不奮發。嗚呼。是非資格之所能為也。我祖宗之。張齊賢。入仕不十年。而位輔相。錢若水。由同州推官。闕拜。著而登。其。名臣若向敏中。石熙載。劉昌年。宋琪。皆自下位而擢之高。張去華。王化基。范杲。楊大雅。皆由薦而實之要職。至於神放。孫復。以。又起草萊。而並躋顯仕。此豈專用資格也哉。今日在廷之。固亦有。不次之任用者。而奇材異能。限於資格。而不得展其器業。其。尚多有。之。科舉取士。既束以繩墨。而吏部銓選。復限以資格。使天下之才。長。短小大。無不圍吾法制之中。法則公矣。而臣以為未可專任也。夫。人。才之盛衰。何常之有。導之則源泉。壅之則污泥。斷之則良。材棄之則。朽木。既盛而衰。衰而復盛。在所以造化者如何。而非有定。形也。當今。之務。請宜稍寬銓法。使為長吏者。得於法律之外。有所予。奪。如盧承。

慶典選。致漕舟溺者。以中下。既而升之。既又以寵辱不驚。而致之中。上。此其進退。予奪。固未嘗專於定法也。不一於法。而參之。以人。則資。格雖用。而不膠於資格矣。三公之府。得自辟召。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真才實能。有聞於世者。不由科舉。按而用之。此皆繩墨之外。所以收。拾人才者。由是而行之。則多士雲從。四方風動矣。釋此不為。而惟曰。成法具存。足以專恃。則臣恐資格愈密。而簡拔愈難矣。其四曰安民。臣聞臯陶戒禹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天下之事。其大者亦多矣。而自。知人之外。惟曰安民者。何也。國勢之強弱。曆數之短長。莫一不在是。人。君之所賴者也。是以古人重之。且夫君尊而民卑。君貴而。民賤。其等。級相去。固不侔矣。而古人相須之論。未嘗以是為間。若曰。非元。右。何戴。若非衆。固與守邦。若非民。罔使。民非右。困事。比而同之。混然等。夷之無別。豈不曰邦本所在。甚重而不可忽歟。天下以人心為本。本。

顛。則枝葉從之。不可莫之察也。古之人君不敢為橫賦厚斂。懼夫賦  
歛重而蹙吾本也。不敢為嚴刑峻法。懼夫刑法酷而傷吾本也。良法  
美意。培養豐殖。其本益固。而枝葉益茂。雖更乎衰亂。而人心終不散  
根本非一日也。三代之君享國長久。非有術以留之。朝夕之所從事  
者。惟此本而已。臨之如馳六馬。愛之如養赤子。人心歸之。不可一朝  
解。安吾民者。所以安吾國也。嗚呼。位乎民上而不能安之。且所謂代  
天司牧者乎。聖上宵旰求治。勤恤民隱。求所以安之者。至天而民果  
安乎未也。民心無常。易於攜貳。難於固結也。而今日猶未安也。幸而  
年穀和熟。猶能室家相安。自樂其生。一有水旱之災。而流離渙散。無  
以自存。夫水旱之災。古人亦有之。然古人不能使天下無水旱。而能  
使斯民遇水旱而不至於流離。此豈無其道哉。賦歛輕徭。一省。民得  
盡力於南畝。其儲蓄既多矣。而委積以待凶荒者。無處無之。聚民之

政。凡十有二。條目纖悉。故雖遇水旱。而救之有方。未嘗飢乏。吾民樂  
其政。懷其仁。淪浹於肌骨而不能忘者。此固有以結之也。後世則不  
然。賦役繁重。日朘月削。平居無餘蓄。而災害不能救。雖曰發廩勸分。  
舉行舊典。而有司弗虔。惠不及民。朝夕迫切。聚而為寇賊。轉而成大  
寇。紛然四起。莫之或禁。而國勢亦岌岌矣。此非其民之罪也。無以結  
其心。而其勢固然也。我國家聖聖相承。一本於仁。養民之政。尤為備  
具。故京師有福田院。而諸路又有廣惠倉。內藏所儲。以備緩急。或以  
飢告。出之不吝。蠲租者。許不俟報。閉糶者。以違制論。蓬津麻實。達于  
九重。官吏蔽匿。必劾其罪。所以子惠困窮。必先無告者。如此。宜其邦  
本深固。國祚延洪。億萬斯年。無有紀極也。聖上卹民之心。同符祖宗。  
每州縣荒歉。則憂勤惻怛。捐府庫。截上供。以賑給之。仁愛既廣博矣。  
而奉承于下者。未必皆究其心。此微臣所以復進說也。朝廷雖有減

放之令。而戶部每懼供輸之闕。符移之下。拘催督促。不異平時。州郡無以應之。其得不取之民乎。此臣愚所以謂未能奉承者。臣之愚慮。竊以為當今之務。必使為戶部者。常有餘財。則可矣。寬戶部者。所以寬州縣也。寬州縣者。所以寬吾民也。安民之計。無越乎此。而事措勉者。必以為書生之常談。其果常談也哉。其五曰正俗。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為政者不能以是為急。爾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為急。而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之恠。是何急於彼而緩於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為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耻日喪。忠信浸薄。頹靡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惛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疆。隋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緩耶。急耶。

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為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為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為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恠者。我國奕列聖相承。美化流行。習俗丕變。既與古匹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也。末習之好。而去本浸遠也。富者競為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教豔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教朴先天下。而海內望風成俗。昭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於古也。躬行於上。而俗移於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乘輿服御。一切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未諸習俗。未觀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宮室蒸餽之飾。

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燕王之設。備極珍羞。其侈汰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拒撻者在是。而靡麗為甚。末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後。編于列郡。而達於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澤有言。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制之於親貴。則天下從。禁之於寵倖。則天下畏。我真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內則自中宮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於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於宮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於一二。以厲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寬於貴戚大臣。而急於

士民之家。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為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為之本。法禁以為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於正。此則正俗之要也。

差知潼川府魏了翁奏議曰。臣竢述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聘召。三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閭守藩。忝竊殆遍。以書生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日正元日。陛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攸屬。而臣顧以是日。首被特詔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以始。今陛下既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陛下安用省記於積年之。錄收石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與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闢闔陰陽。範圍造化。進退今古。

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玄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終日為民已。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為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為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為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

理。僅無曠事。爰暨三代。曰顓俊尊上帝。曰陟丕麓帝命。曰以故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貴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其位者。豈樂於喑默而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技。人之彥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己出。而况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教降禋生。書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為夢。見乎龜而為占。雖遠在巖淵。夫孰非此心之感。况山澤

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毓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然哉。下之從上。使能也。以濟時須。且弗暇給。况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一日。而人才絕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感然耳。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於稷燁。未嘗有毫髮之欺。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手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乏群臣之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筭遠駁。寧無所遺。光武實君也。視朝至晏。夜分乃寐。太子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賢相也。兩敵食不至數

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為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執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陰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情性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教天之命。惟時惟義。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義微之不敷。是謂曠天工。而違時義。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編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一師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贊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跡弛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蓋屋。令拜諫議大夫。以遺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顏

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所教。苟用可制。故無以盡得天  
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閉閣。南臺缺員。正牙罷奏。在官不  
對。此豈真無才邪。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  
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一語一事之間  
耳。昔之人主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驗於善。意  
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兼收並蓄。撥緩急  
而遺子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詒後之志。而中世以後。  
則有不盡然者矣。遠西告警。而李廣起。罕开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  
喪師。而馬援奮。并肇追。蓋李靖出。范陽煽。兗真卿識。河東冠。結子儀  
封。廷凌肆。秦裴度見。伐蔡屢。劔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厄霸陵。  
充國援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見矣。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  
五也。臣既歷觀前世。每見秦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為之廢

書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  
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毋惑乎治之時  
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  
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為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耳。  
於是自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既久。分絕榮進。今重觀上國  
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君相之一動心。臣以一千數百年之  
神智。臨而或有取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經。千數百年之  
弊。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幸甚。

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惓惓。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下。  
今朝廷於帥守。監司。寢寢乎選擇矣。於賢能寢寢乎除矣。此歲告  
稔。五穀廉平矣。大勝於前矣。大臣亦已虛已求言。曰。四道。頭改不悻  
矣。觀此勢狀。漸可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矣。而有切緊利害。世俗常情

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不敢違。其於同官。亦每奉順。不敢違。雖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我。習以爲風。寧不可破。故輿論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不肖者擾害。百姓不可勝言。而不敢革吏部之弊法。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以賢久任之。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以箠楚取賂。以直爲曲。曲爲直。冤苦無告。當職者多憚煩。受成矣。手同官。拱默書名。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貼吏卒。四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雖長官聞之。亦或視以爲常。或恐拂其屬。姑容之。設有言者。亦不敢深言。上官或有剛德。始案奏之。其一編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朝廷何由而知。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採一車薪之火。節節益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文逆耳之言。有

小臣。立於間過。或自知已過。而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此小善而忽之也。能改過者。千無一。萬無一。堯舜大聖。猶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我過矣。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改過天下之善。唯孔門深知之。後世罕知。近世尤不知。非朝廷特表章之。布告天下。使天下改觀。則人終以改過爲耻。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又得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官師相規。三執藝事。以諫。中外官咸知改過之爲大德。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國祚益靈長。不獨周過其曆。天命可畏。民情大可畏。臣不勝惓惓懇懇。切切之至。

簡爲秘書省著作郎。又奏曰。臣又痛切告陛下。今之郡守縣令。所至多害虐小民。遠郡遠縣。益甚。民被害虐。積怨積忿。又將亂生。一日有



變。蕩然潰散不可抹也。今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一  
是一非。反是為非。反非為是。使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今日某人受抑  
屈。飲恨含怨。明日某人受抑屈。飲恨含怨。積而滿。積而溢。怨極忿極。  
一夫大呼。從亂如歸矣。二稅已納者。復追執赤鈔。以呈示無欠。不受  
其說。勒使復納。不伏則囚。則絀訊。民戶以証追。所欠之數不多。念將  
訴于上司。而益費含怨。白納已。吏卒需賂。不賂不釋。民貧無告。或  
率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此。其怨當如何。重以  
今歲旱蝗。所收無幾。而郡守多不肯蠲稅。民餓而不救。郡縣害民。弊  
政不可勝記。此不擇賢之故也。又在外官司。以汙為常。有每晨縣吏  
書卯曆。共納數百。供知縣市買之費。習成典故。則其餘贓汙可知已。  
公取竊取。不可勝計。溢于聽聞。對送互送。一會有送千緡。緡錢不至。  
唯送空書。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私忌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

又有送。不可勝紀。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  
取之憂。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曩自元光妄肆。小人道  
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畿邑猶有登科者。身居親喪。而  
背巾紫袍。輒位于父之上。今日不有其親。他日何有乎君。陛下以科  
目取士。而得此等惡逆。惡逆盛。則敢於為亂。社稷危矣。陛下若不痛  
革虛文。取士不考行實之弊。又不革士大夫釋服而紫。使遠忘其親。  
不孝則不忠。吳曦之亂。韓侂胄之亂。皆不忠不孝之為也。吳韓之變。  
朝野震懼。今幸社稷再安。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夫庸庸之論。  
勿從苟安目前之說。而不思後禍。臣自知學以未熟。思治務到于今  
凡數十平。不知其幾。愚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  
路諸郡守。守辟諸縣令。守令又各辟其屬。先於本貫擇人。本貫則可  
以久任。本貫無人。乃及外邑。賢者必不私於本貫親故。或士人為邑

里推重。亦在所擇。既得其賢。必久其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士大夫無不服此論。惟不肖者。心知其不利於己。故不主此說。又士大夫親故之失所。雖不肖者。亦思所以周之。至聞其貪墨害民發歎而已。不思結怨小民。積怨生亂。將危社稷。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苟內外有徇私不公。必罷必罪。不可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所辟或非其人。弄罪舉主。陛下與宰執臺諫。開心吐誠。共誓共定。以安社稷。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於行實。不用虛文。則人心丕變。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而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書其敬敏任恤者。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至於三代之隆矣。郡縣各自為永守計。有金城萬里之固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矣。

如大臣未能驟行。則始自行都始。即有明效。

簡又奏曰。恭惟陛下聖政日新。海內改觀。近又需無窮之惠於兩浙。未免丁輸。自今以往。不知減朝地絡錢幾億萬。籌筭所不能盡。臣不勝大喜。不勝大慰。觀此規摹宏闊。甚有寔寔可以躋治乎三代之勢。臣請為陛下敷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天以此覆地。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以霸王道雜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霸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霸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霸

故也。所以略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群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合乎道。雖惠利之。面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禹曰。安安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賢賢否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為之心焉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為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於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如月。則能照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夫德非有奇謀秘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即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摹。臣盡心於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切實惓惓之請。

袁甫為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視事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誑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終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為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

甫知衢州事。又奏便民五事。狀曰。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安。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蒙恩假守。寸長萬有。下考將書。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略。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臣近者恭親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為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成闕。為憂。申飭中外。俾加訓迪。稽歎休哉。可謂深明治

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校官失職。學無宗師。庶耻道衰。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訛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朝講之外。立為旬講。擇通經者數。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廩給素薄。衿佩蕭疎。遂那撥郡帑。及義歲捐。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辰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考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作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月致餽。以

代東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厲。則不時旌賞。以為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為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為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於草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懿。凡民莫不皆然。况名之為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於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於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為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於訓導者。勿以聖訓為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節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為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友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毗鄰。心實胡越。是無恠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考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為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為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嘗會僚屬集寓公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四三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為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為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厲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於外。則必有精神以運於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厲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考諸周官所載。月

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姻任恤。今略  
做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為善之實。卓然有可  
稱者。鄰保推舉。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於州。本州驗實。書之  
於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鬪毆殺傷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  
見得界內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考所書。  
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為上。雖無善而亦無不美  
者次之。凡此二等。真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椿管。名  
曰厚俗庫。於內支錢。益以公醞。旌賞為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  
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  
狀。以淑是邦。每於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  
理之事。未嘗不為之惕然恐懼。蚤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  
旌善。可使不善者知耻。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滅。感發轉移之  
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為臆說。蓋受教於先臣。參論於師  
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為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為急。故篤信其  
舊聞。而欲見於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為可採。不徒可行於一  
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於聖化。不  
為無補。

。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與  
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寧龍游常山。近年  
二稅多行預借。積累浸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為之大懼。亟加  
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於期會。不剗追掛欠之戶。惟  
告急富強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措收受。而坐  
折見錢。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  
職此之由。臣檢覈簿籍。考究源委。見得此二邑。近年拖下本州

諸色官錢為數甚多。而又積壓預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為也。於是立為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年實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逐逐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蠲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覲其或可催理。蠲之已為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為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為度外之舉。蠲所易。蠲不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於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於此。而寬之於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朴忠。既不飾厨傳以悅過客之心。又粗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

雖大為虧少。然亦勉自支吾。不見其甚匱。臣所謂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合解上供諸色官錢。尚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廷。乞行蠲減。下又不敵督促諸縣。復行預借。反覆紉繹。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年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草預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賣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克代解之數。鑿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預借。皆可正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

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為邑令者。必深知預借之為害。常如疾痛之在身。已獨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社絕蠹根。乃可為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預借之門。以貽後日之患。

一。臣前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指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為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劄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緡。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為姦。錢不時支。於是布酒戶。患苦之弊。其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於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強以高價。於是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運。於是有管筭監繫之

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繁刑。仁人君子。亦何一必為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於舊例。三萬緡之內。三分殺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筭。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然也。未歲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陳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今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賣江山煮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觀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為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爭鬪訟之俗。當時皆稱為利民。朝廷即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於悠久者不



一二。而廢壞於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屬之門。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棄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無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浸深。或多廢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於壞者。有都內貧富改易不常。而至於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於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於壞者。有役首不公。額外敷率。衆戶交怨。收取元產。而至於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為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為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證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於預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考覈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

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靖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閑。莫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於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月。效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決此邦之大計。况預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稅。可以推尋。經界并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世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推。自非稟巖廟之明謨。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即乞節下特從所申。却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為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



南